



凝望父母老照片

□李延典

在我的书房里，一直摆放着一张父母的老照片，那是父亲退休后，我在老家院子的枣树下为父母拍摄的。光阴荏苒，不经意间为父母留影的日子已过去了30多年，而我的父母也已先后离世，老照片成为永恒。每当我在书房阅读，总会不自觉抬头看看父母的照片，仿佛能够在他们的慈祥目光里看到昨日，回到与父母在一起的日子。

我的父母相亲相爱、相敬如宾，也用他们德善的养分滋润着我们的心灵。我小的时候，父亲在县城工作，从事着他热爱的事业，母亲则在老家操持家务，照顾我们读书生活。老家距离县城虽然只有60多华里，但忙不完工作的父亲几个月甚至大半年才能回家与我们团聚。那时的母亲总是把平时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白面取出来，或烙几张油饼，或擀几碗面条，让我们在欢声笑语里与父亲分享“美味佳肴”。而母亲呢，却坐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于是，等待父亲回家探亲休假期成了我们兄弟的美好期盼。

父亲宽厚、善良、不善表达，母亲坚韧、豁达、快言快语，两种不同的性格却能欣赏彼此、相互包容。

母亲不到一米六的身材，清瘦干练、敢担敢当，什么样的事也难不倒她。在那个年代，母亲耕种自留地添补家用，有忙不完的活，还要拉扯着我们三兄弟，让我们无忧无虑地长大。当我们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挎着书包上学的时候，婶子大娘们都会赞不绝口，称赞我母亲是居家过日子的好手。然而，每到生产队年终决算，对母亲来说却是一道难以跨越的“槛”，家里有劳力的挣工分多，分得余款就多，而我们家吃饭的多，挣工分的少，需要向生产队交的钱就多。每当那时，母亲的“好人缘”就派上了用场，她找到北街大嫂，或是南街大叔，把我们家欠生产队的款记到人家头上，待来年攒下钱再还上。所以，父亲休假时，总会听母亲重复这样的话：“咱可遇到了好的街坊邻居，等儿们长大了，有出息了，再回报这些好心人们。”于是，“投桃报李，知恩图报”慢慢厚植于我们心中。当我们长大成人，有了一点“本事”，大凡街坊邻居遇到困难求助，我们总是尽力相帮，以感恩的心回报当年帮助过我们的热心肠的人们。

勤奋善学、不耻下问是我们的家训。父亲身上常年装着个小本

子，偶尔也会打开它，与我们分享他的学习笔记，字迹工工整整，记得清清楚楚，认认真真。这种严谨的学风影响着我们，我们也在一笔一划当中体味着人生。母亲识字不多，对孩子的要求却十分严格，她有句口头禅：“学不好，长大了是挨挨的”。久而久之，这句话成了弟弟的“心病”。有一天吃早饭，弟弟呆呆地看着饭碗不吃不喝，像是思考着“怎么不吃？”谁知弟弟却问起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娘啊，我好好读书，考出好成绩，长大了就不会‘挨挨’了吧。”母亲望着目瞪口呆的我们，哑然一笑，说：“好好念书才会有本事，自然就不会挨挨了。”也许正是母亲这种“独特”的教育方式，让我们在顿悟中成长成才，在日后的岁月里不会迷失方向。

行事严谨的父亲和乐观豁达的母亲组成了“家风的交响”。在父亲的精神世界里，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认真对待，掺不得一点“水分”。他闲暇时常讲起工作的事，教育我们养成良好的习惯。有一年，他带队挖河治水，因工作出色荣获一面锦旗。父亲特意把锦旗带回家，眉飞色舞地讲他如何巧妙地分队作战，

组成攻坚小组轮番上阵，既“挖”出了工程进度，又确保了队员们休息，打了一场“挖河清淤漂亮仗”，得到团部的嘉奖。看他兴高采烈的样子，我们全家人开怀大笑。而我们的母亲呢？生活中总是充满自信、快乐，什么事在她那里都“云淡风轻”。那时，婶子大娘们望着我们生龙活虎的三兄弟，调侃地说：“养些小子吃穷老子，连间像样的住处都盖不起，可咋娶媳妇呢？”听了这样的话，母亲总是莞尔一笑，爽朗地说：“俺的孩子们有出息，长大了都住高楼洋房呢！”我从小就敬佩她有这样的豪气。

很喜欢听蒙古族歌唱家德德玛演唱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在那如泣如诉的旋律中，我回想着父亲的大爱和母亲的坚强。每年几个重要日子，我们兄弟都不约而同回家扫墓，向早已沉睡在大地里的双亲添几抔新土，说说我们的心事。扫完墓，我们也要回到父母当年住的老屋，推开门，再闻一闻老屋散发出来的那种“年久的味道”，重拾儿时与父母的时光。虽然如今我们已是两鬓斑白、儿孙满堂，岁月仍然见证着我们兄弟情深，历久弥新。



用爱感知城市温暖

□路彩云

那时，夏林初盛，芳芷夭夭。行走在绿意盎然的滨州街头，入目皆是画一般的美景。与滨州“厮守”的十余年，因为存在，所以感知；始于热爱，忠于践行。此刻，我再次开启回忆的闸门，细数曾经的交集，静下心来感知这所城市带给我的温暖。

求学生涯里，对于“滨州”的印象仅来源于各种表格上的“籍贯”一栏，而真正了解和融入她，是在2009年的盛夏。大学毕业后，我怀揣着梦想来到这座城市，进入报社一线采编队伍，游走在滨州大街小巷、村口地头，见证着这方水土的“破茧蝶变”。从一开始绞尽脑汁让自己的稿件出彩，到后来驾轻就熟地把握深度报道、系列报道，六年的时光见证了我从“菜鸟”到“老手”的转变，也让我对“渤海之滨，黄河之州”这座城市有了全方位的认知。

或是机缘巧合，或是水到渠成，由于自身感性有余理性不足，但又“文笔尚可”，在社会新闻方面会略略见证这所城市的风土人情、历史变迁。从炎炎酷暑到数九寒冬，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双重阻碍，“为烈士寻亲”系列让我体会到了“英雄浩荡断人肠”的无奈；舌尖上的美味，指尖里的艺术，足尖下的历史，“三尖”系列让我看到了“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的模样；数不尽的渤海英雄，讲不完红色故事，“红色遗址行”让我阅尽那段历史的残酷，更目睹于渤海革命老区“不求近功，不安小就”的伟大。

是啊，回忆的闸门一旦开启，便如同汪洋一泻千里，每一簇星点点的浪花，都记录着曾经的最美瞬间。晨光熹微的清晨，我在市井街头的老店里闻到过老豆腐的香；雨后泥泞的农家院里，我屈服于牛皮鞭手艺人指尖老茧的厚重；荒草丛生的历史遗址前，我感叹岁月变迁人世变换的沧桑；绵延入海惊涛拍岸的滨州港口，我感动于滨州人致力发展海洋事业的执着。

大哥的小院

□周国瑞

一个秋日周末的上午，风吹过花丛，朵朵鲜花随风摇曳、翩翩起舞，空气里充满了浓郁的花香，沁人心脾。我在忙碌中挤出一点时间，去看退休的大哥，这已经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走进大哥的小院，立即被映入眼帘的花园惊艳到了：满满一池的月季花分外亮眼，红色的艳丽、黄色的高雅、粉色的妖娆，而那绿色的却是我不曾见过的，还有好多种颜色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郁郁葱葱的绿叶铺满栅栏和墙壁，阳光从密密麻麻的枝叶间透射下来，地上印满铜钱大小的粼粼光斑。一阵微风吹过，娇媚的花朵向宾客点头致敬，沁人心脾的幽香飘满小院，令人沉醉。

小院的一大半面积采用透明彩钢棚封顶，湛蓝的天空在玻璃的映照下显得愈加干净。在大哥的精心理下，院子也显得更加整洁。院里铺着彩色石板，石板缝隙里的青苔有被雨水冲刷的痕迹，非常干净，置身其中，仿佛来到了孩童们的乐园。

大哥的院子是典型的小四合院，正房坐北朝南，冬天住在里面，可以享受到冬日阳光的温暖；夏天住在南房，里面翻修得更漂亮，可以在清凉中躲过夏日的炎热。走进南房，餐厅、厨房、卫生间、卧室一应俱全，所有的都被擦得锃光瓦亮。东边的大屋子，分里外两间，里边的屋子堆放着生活的杂物。外边一间是大客厅，简约田园式的装修风格显得轻松而又愉悦，这里是大哥家人平时休息的地方。院子东边是个单独的大客厅，装修风格文雅别致，专门用来接待客人。

在宁夏观黄河

□付希平

初秋时节，沿黄河西行去采风。常听人说，宁夏是塞上江南，美丽富饶，其原因在于黄河水的滋养，所以，宁夏黄河是这次采风活动的重点。几天来，我们游览了几处知名景点，而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当属沙坡头和沙湖。

沙坡头揽胜

腾格里沙漠一路南下，在这里与黄河相遇，奇特的景观出现了：气势磅礴、无边无垠的大漠前进到此，犹如接到命令一般，戛然而止、肃然立正，在黄河边上形成了一道高大伟岸、刀劈斧削般陡峭的高坡，俨然一个宏大整齐、威武雄壮的秦兵马俑军阵站立在此。黄河从其身旁浩浩荡荡、从容不迫地流过，似乎毫不理会这强大的阵容。游人至此，惊叹这绝佳景色的同时，难免会产生疑问：为什么如此浩大强势的沙漠在黄河岸边停下了脚步，犹如洪水遇到大坝一般？据导游介绍，这是因为黄河的水汽十分强大，遏制住了沙漠的前进，而沙漠也“知趣”地收敛了自己的锋芒，筑起这道高墙大坡，与大河对视。

我不懂这其中自然的自然知识，只是觉得这种情形非同寻常。我站在坡顶边缘向南远眺，黄河蜿蜒曲折，水面宽阔安静，宛若一条金色巨龙，从贺兰山和腾格里沙漠之间游过，既不见激流波澜，也感觉不到水汽升腾，只是让人觉得大气磅礴、雍容

自若。回头北望，茫茫大漠一望无际，连绵不绝的沙丘在夕阳照耀下，恰似大海波浪，上下起伏，金光闪闪，十分震撼。目光收近，巨大的沙坡上，有层被风吹起的褶皱，像水的涟漪、丝绸的波纹，柔软细致。一行驼队缓缓走过，仿佛是从大唐穿越而来，带着远古丝路上的风霜雨雪和岁月沧桑。悠悠驼铃声，让我依稀听到历史的足音在大漠边塞上空回响，不由得生出怀古幽思和淡淡的惆怅。

望着这天地造化之胜境，我感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同时，似乎有某种感悟：大漠有填海埋城之功，黄河亦有凿石穿山之功，两者相遇，应该有一番较量，或是沙漠将黄河截断，逼其改道他行，或是大河给沙漠开膛破肚，穿胸而过。而眼前这景象，却是强强握手、和平共处，令人感到意外。转念一想，也许这才是造物主的本意。

漫游沙湖

沙湖者，半湖泊半沙漠也。我们在乘船驶向沙地的途中，随船导游介绍了沙湖的来历。这里原本是一片盐碱荒滩，名为“红渠洼”，后来被划为解放军农建一师的“前进农场”，经过多年的农垦开发，引黄灌溉，逐渐成为了可蓄水养殖的湖泊。改革开放以来，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下，这里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借黄河之力，水域面积不断扩

大，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发展成为5A级旅游景区。

游船在平静清澈的湖面上缓行。大片的芦苇错落各处，形成形态各异的芦苇荡和湖湾，给人以幽深静谧之感，形似于江南水乡却又独具特色。我感觉沙湖最动人的是这芦苇，它既有江南水乡的优美雅静，又有西北边塞独特的粗率豪放。远处，拱桥、栈道、亭台楼阁隐约可见，空中有动力伞上下飞舞，五颜六色，动感十足，水面上摩托艇疾驰如飞，急停旋转，扬起排排水花，惊险刺激。忽然，一只快艇驶过，后面数十只大鸟分列两行，紧随其后，贴水飞行，场面壮观，令人称奇。

游船抵达沙洲，众人离船上岸，徜徉于开阔的沙地之上，领略沙漠与湖泊紧密相拥的风姿。这块沙地属于毛乌素沙漠的边缘，与腾格里沙漠相比，虽然没有那么广袤宏阔，却也精致小巧，别有韵味。沙地上建有各类旅游设施，游客们既可以在沙丘上漫步，欣赏沙地风景，也可到湖里进行各种水上游戏，内容丰富多彩。目光放远，沙地上有较多的植被，一丛丛、一簇簇，点缀在沙丘之间，为沙地增添了些许生机，从周边环境看，显然不是降雨所至，而是湖水的浸润使然。

感悟黄河

我在乘车过程中注意到，有众多的沟渠湖泊，如条条血脉伸展散

茶香远远飘来

□邵丽

喜欢那种淡淡的茶香和近乎透明的绿色。一杯盈秀在握，看着那绿装素裹的小身子娇俏又灵动，在晶莹剔透的玻璃杯中旋转、舒展、片片飘落沉浮，水色微碧，如淡墨绽放，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心灵的澄澈和空灵，任思绪飞扬。

古道茶香

悠远的马铃声，古老的青石板路，我仿佛看到在祖国西南崇山峻岭和山涧溪流之中绵延盘旋着的那条神秘的古道上，背负茶包艰难攀爬着的脚夫和那些裹挟风沙的大小马帮。梦回唐朝，这里曾一度繁华，作为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古道一路承载着历史的厚重和沧桑，它不仅是一条经济线、一条政治线，一条文化线，还是一条国防线，连接了内地和边疆。似水流年，随着历史车轮的不断提速，茶马古道也已淹没在历史的烟云中。清脆悠扬的马铃声早已远去，只留下那些或深或浅的马蹄印在沉寂的青石板上，依稀可辨，写满了陈年往事的神秘传奇。沁人心脾的，还有那从远古飘来的茶香，萦绕、飘洒。

不如吃茶去

海南，三亚湾，晚风轻拂，夕阳斜照下的金色沙滩上，高大的椰子

树下，有一女子身着一袭白色旗袍，面朝大海，安静地煮水、洗杯、冲茶、洗茶、倒茶、点茶。那种茶香沐浴中的优雅从容、淡然、恬静，倏忽惊艳沉浮，水色微碧，嬉戏逐浪的人们也随之安静下来，享受一道风景，一缕茶香。满怀虔诚和敬畏，端起一杯茶，小口品之，心脾俱爽，仿佛喝的不是茶，而是几千年沉淀下来的甘醇。惊喜于这博大精深茶道之美。

我想起初“吃茶”，吃的只是茶，并无“道”在其中。吃着吃着，心便沉静下来，沉淀了浮华，净化了灵魂。以平常心吃清静茶，以清静茶养平常心，一杯清茶，禅意盎然。唐代诗僧皎然有诗云“三饮便得道”。于是乎，吃茶便有了参禅悟道之趣，即“茶禅一味”，这就是茶道的渊源吧。茶道源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积淀，融合了太多的中国文化元素。

即使茶道走出国门，盛行于别国，我想定格在世人心中的依然是一套紫砂，一身唐装，一曲古音。怀诚敬之心，沐手焚香，本真如赵州和尚，“不如吃茶去。”

茶馆那江湖

城市灯红酒绿，各色饮食充斥其间，纵使千年过去，茶馆依然立足于江湖。走过各色酒吧和咖啡屋，心底割舍不下的依然是茶馆的情怀。

茶馆于我的最本色印象，定格在某古装电视剧里的某个镜头，临街的古色建筑，老式八仙桌，青花瓷的盖碗，里面热闹嘈杂，堂倌提一大嘴铜壶穿梭其间。然后，就是老舍的《茶馆》，一个小小的“裕泰茶馆”道出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变迁和人生百态。旧时茶馆就是一个江湖：它是打盹儿、掏耳修脚的自由天地；也是评书、快板的表演场所；还是说买卖、讲道理的公堂。茶客中可以有长袍长褂的官绅商贾，可以有短衣短裤的人力车夫，还可以有穿长衫的读书文人，喝的是茶，品的是日子。

茶馆文化古老而灿烂，茶馆也是一个时代展示其文化特色与风格的窗口。如今的茶馆即使融入了诸多现代化元素在里面，也依然传承了茶馆的传统文法，古朴、厚重。

小茶馆，大世界。我常常想，如能置身于茶馆一角，泡一壶茶，看茶馆中人来人往，观民俗市井百态，感悟传统文化精髓，领略个中滋味，将无悔于“江湖”走一遭。

红尘里的茶香

中华文明浩如烟海，中国是茶的国度，也是诗的国度，当诗遇见了茶，便成就了最美。历史上第一句茶诗出自左思的《娇女诗》：“止为茶芽掘，吹嘘对鼎立。脂腻漫白袖，烟熏

染阿锡。衣被皆重地，难与沉水碧。”其意为：两个小女孩守在茶炉边，因为急着想喝茶对着正在烹茶的风炉吹气，被烟熏得一身乌黑。每每读来，总是欢喜莫名。茶趣跃然纸上，茶香飘在心上。

苏东坡曾爱嗜嗜茶，茶诗颇多，然居士曾言“何烦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道尽了对《七碗茶歌》的喜欢和推崇。“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一盞盞地吃下卢仝的七碗茶，一层层的境界拾级而上，既热爱世俗里的喧嚣聒噪，又喜欢红尘外的寂静空灵。我想，这种感觉和意境，真的是“如珠走盘，七碗相连”了。

“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是白居易的茶情，“矮纸斜行闲坐草，晴窗细雨细分茶”是陆游的茶境，“扫来竹叶烹茶叶，劈碎松根煮菜根”是郑燮的茶心……尤喜清照“赌书消得泼茶香”之茶意，有书、有墨、有诗、有茶，书香、墨香、茶香，我想这就是国人心目中最具代表的中国元素吧。